



加賀啓

建安葉養子實編

六子翰林

總說

翰林學士前代無唐朝承平時工

藝書

畫之從待詔翰林見召者之所院在右

銀臺門西廂元宗時道士吳筠與李白同

待詔翰林至德後或召集賢學士禁中草

書詔因在翰林待進止遂以為始堂初掌

詔書皆集賢學士及中書侍郎等至開元

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

遂建別學士院俾傳內命於是太常卿張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明抄本
存一冊



泊起居舍人刘光謙首居之而集仙所掌
悉罷。後又置翰林院於金奎殿之西
隨上所在而迁左接寢殿北瞻銅樓晨趨
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驂乘得御廷之後
出入有內司之專膳蓋取給大官服御資
於中庫思之厚也。備顧門辨疑釋非一得
一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乾封後始號
北門學士專掌內命又號內相遷知制誥
天子私人無定負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
內安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故事

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召入翰

林為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

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之大乎筆多召

德裕草之。劉禕之與元萬頃等皆召入

禁中共撰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成樂書

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

元和初別置書詔印學士院主之凡赦書

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

將曰制書並用白麻締不用印雙日起草

候闔門鑰入而後進書隻日百寮立班於

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閣門出若拜

兌

拜兌
作誦

宰相則付通事舍人短步而宣

之機務要速亦用雙日甚者雖休暇退朝

亦出之德宗雅尚文孝注意是選乘輿

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

肴輟而錫之又嘗召對於洛堂移院於金

臺殿對御起算賦詩唱和或旬不出或

內務不至外喧已寂可以探窮理性養浩

然之氣故前輩傳楞伽經一本函在屋壁

每下直出門相譚謂之三昧出銀臺乘馬

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

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垪

同直垪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

揮翰兩相不知至暮吉甫有嘆息之聲垪

終不言盡紙尾之後垪乃相慶賀禮絕之

敬生於座中及明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

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

有也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

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旣而玄宗詔筠赴

京師薦之於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

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
度曲欲造樂府新詞函召白已卧酒肆矣
召入以水灑面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
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日沉醉特侍
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
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
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
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
見金鑿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
翰林帝召人援筆成大婉麗精切無留意

帝愛其方李白天寒草一詔宮嬪各執
牙筆呵之白執以書又有樂花之論以為
天才絕李白房云明白下詔召就金馬
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裝賜食御手
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
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之金鑿殿出入翰
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
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踈之鄭絪
為翰林知制誥在內職十三年小心謙抑
上遇之頗厚李絳字深之為翰林學士

孜孜以正諫為己任嘗因洛堂北廊奏對
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心厲
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
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憲宗見
其誠切改容慰諭之絳次君臣成敗為
連屏陸贄為翰林學士朱泚之亂從
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微發錯
縱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
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
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
同舍皆服其能嘗啓德宗今盜遍天下輿
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
下誠能不媿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詔書无
所避忌臣雖至愚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
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
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泣感激多贄所為
也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常以輩
行呼而不名帝所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
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嘗居中參裁可否時
號內相德宗善為文尤長於篇詠每與

學士言詩於浴堂院夜分不寐 唐宣宗
雅好儒術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
時論以為有貞觀之風 德宗幸金銮殿
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慶曰往時
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尔遂特賜繒
纈令為寒衣 杜遜能傳德宗佇蜀杜遜
能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緩徠書
詔叢浩遜能鬼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惠
機無所遺筭帝倚重之 刘偉之傳偉之
少以文辭稱右洪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

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又密
與參決政事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白居易傳居易敏悟絕人中文章元和元
年對制策一等召入為翰林學士 張說
傳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
所為必使視草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
學士本無大稱固辭乃免 李程擢宏詞
召為翰林學士學士之院常視日影為程
性懶日過八磚乃至特號八磚學士 吳
通玄傳通玄與第通微踵召為翰林學士

並知制誥凡帝有誤非述通玄筆未嘗憚
與陸贄並自恃勁屢短通玄於常前欲斥
遠之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益之冗皆待名
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
禁中草詔書待進士於翰林院因以名官
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降中書舍人請
罷學士帝不許 柳公權傳公權工辭賦
文宗詔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於亭
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
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

久不時而記給公權稱賀帝曰當賀
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一應聲成文切而
麗詔命再賦復無停思一 天子甚悅曰子
建七步尔乃三焉 崔群 傳群賢良

方正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人數陳讜言
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一待群簽乃得上
群以禁密之言人當自陳 令狐楚傳自
憲宗時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
每一篇成人皆傳諷召為翰林學士韋貫
之傳憲宗以一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李

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耽藝
奏罷之罷望之傳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
頭學士以備蓋裨刘拙楚薦熊望之封教傳
會昌初召為翰林學士属辞瞻敏不為
奇溢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
傷夷者曰傷居尔休痛在朕一躬帝善其
入意出賜以宮錦李紳傳紳翰林學
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卑緘傳
緘召入翰林為學士党項鎮河西宣宗嘗
召訪邊事緘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

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類牧在吾禁中
陸扆傳扆進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属
辞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

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
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
贄吳通玄兄弟善内廷文後無繼者今朕
得之武德貞觀時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藥
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永徽後有許敬宗
上官儀皆召入禁中駉使未有名目軋封
後刘懿之刘緯之兄弟周思元萬頃范履

水皆以文辭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
時號北門學士太后時蘇味道韋承慶皆
待詔禁中宗時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
睿宗時薛稷賈膺福崔湜又代居其任玄
宗即位張說徐堅張九齡徐安正等召入
翰林詔王者尊極當日萬幾四方進奏或
詔從中出雖宸翰所親亦資檢討誦之視
草故常揀當代文人以備顧問至德已後
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計皆從中出
先擇名人居之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
為榮鄭畋思不淹晷成文檠然切會機要
— 韋綬德參通密政帝覆以妃蜀旆五代
梁封舜卿傳開平中與門人鄭雍秉筆
當時議者以為坐主辱門生 馮道傳莊
宗即位除馮道為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
衣賜紫 國朝乾德元年以工部尚書
竇儀為翰林學士時學士王著以酒失扈
蒙以請求皆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
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
厚然頃自翰林迂端明矣帝曰禁中非此

人不可鄉當以諭朕意勉令就職 國
朝陳彭年在翰林兼他職皆文翰清秘之
目人誦其官銜為一條水 淳化四年以
張洎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洎等赴坐帝
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凡他官可比朕常重
此官故事學士赴坐有勅誤久罷其事當
令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及知制誥預坐
給事中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事一皇帝
御樓賜教學士得升丹鳳之
西南隅
自今上御樓覃思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

搦之側後之王曾為翰林學士直日真
宗首詔之藝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鄉固
不及易服亡謂朕嬖近臣丁丑詔川陝西
路軍人百姓云 先是上召翰林學士錢
若水草詔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欲為鄉潤
色可呼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寫數字引
絡深切尤為精當賈黃中在翰林因上首
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當書
詔思不出其位至於外事臣何由知上益
重之以為謹厚 李昉開室中自

延州召還拜中書舍人未幾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因重賜宴近臣於講武殿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昉曰昉以本官直學士未即真拜學士乃在多遜之下講武殿一本作宴文明殿李昉自左遷太常少卿不踰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會宰相趙普為盧多遜所構數以其知聞於太祖惑之因訪昉對曰臣書詔之外思不出位趙普行事臣何由知之知太祖默然既而並出

籀易簡

由知制詔入為學士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七八年特受眷遇絕倫類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以為有宰相器韋秦事不尉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咸平中拜參政上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陳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頻命學士罕曾賜歌詩因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謹密多聞好學鮮有借者平居寫萬餘言復精詳典禮深明法令人或請益應答如流皆有依

據常令典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載
經史子籍備而後已自凡強記何由至此
敏中曰彭年全才也豈止於文雅雍容侍
從而已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
意表而上之因詳定所事無大小皆候彭
年裁制而後定此一句不廢也 天禧
元年以工部侍郎錢惟演為翰林學士上
謂輔臣曰惟演文甚典雅在審官數年間
其公正况前所罷職且凡其罪可復召入
翰林 晏殊為翰林學士凡有奏藁外人
皆不知之真宗數之得八十卷 嘉元七

年學士王珪當草立皇子制珪對於宗政
殿曰天下久望太子立然立議不出自陛
下後必有動搖動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也
帝諭曰朕思宗廟之重夙夜不敢安今立
皇太子之意決自朕懷珪曰陛下誠能為
宗廟計則天下之福也於是再拜殿上退
而草詔以進先是中書召李士草詔珪曰
此大事也必面稟得旨於是求對議者以
為大得體 蘇耆次翰林志有庚李士院

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
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候本院小
判官出授——托授院使授學士——自
五代以來其制久廢公因召對言之上可
其奏自是院內復置鈴索焉 申文炳續
翰林故事唐李德裕鎮蜀時謂幕賓韋約
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字出
入皆引之以代傳呼也長慶中予為李士
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者
使視之則無人後徃——如此使人持奉潛
伺於下終無所覩而數鳴動不已院中諸
公私共佳其鳴時皆應用兵元相詩云神
撼引鈴索 春鳴退朝錄李士三人李
文正刘中山子儀中山三人玉堂集云三
入翰林皆待詔楊昭度宣召入院其舉自
代皆宣猷宗文宗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邕
鄭五入而一不拜 歸田錄太宗時
宋白賈黃中李至吕蒙正蘇易簡五人皆
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
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吕蒙正至宰相賈

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
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宋名臣 李幹為
翰林學士常升殿侍宴幹衣祿左右揖令
退幹見之遂賜褙與坐主和疑同任李士
念疑入相幹當草制令開疑四盡取器玩
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會廢學士院出為
吏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知制誥復置翰
林遷中書舍人再為學士時幹在西一掖
縉紳榮之往時李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
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
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
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
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札亦
漸簿蓋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筆
談舊翰林學士地勢清要皆不兼他務文
館任職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
不給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
構思甚多持觚循陛而行忽然老卒在於
日中欠伸正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
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陶尚書

敕為學士嘗召對太祖御便殿敕至望見
上將前見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敕
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指衣帶事乃顧
左右取袍帶未上以來帶敕遽出揚億為
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草既進
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糞壤億遂改為鄰
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為不稱
朕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
不通高量真有性氣故事學士在內中院
吏朱衣雙引太宗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

南衛朱衣吏一人前引而已昉因亦去其
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劄子不
着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
學士遂着姓以別之其後遂皆着姓直學
士院稱寓直禁林 杜詩翰林逼華蓋筆
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紫詔
仍薰縮黃麻似六經 李白詩晨趨紫禁
中夕待金門外詩

四六 全篇頌鳳詔於龍墀登真儒於鼇禁冕
梳動色式符四海九州之觀瞻簪紱傾

心重見三代兩漢之詔令追還古作震
耀無前切以士有抱槩磨鉛文或難與於
廊廟臣之持索簪筆職或無與於詞章惟
時內相之崇愛絕外庭之望玉堂金馬密
承政事之懿蓮燭錦袍獨收翰墨之最士
實歆艷上所寵光為後日丞弼之儲極當
今英髦之選方聖時之偃武屬天意之右
文如幹愈鋪張門休乃編之詩書可以無
愧如元結歌誦大業非老於文章其誰宜
為寧歛位之久虛肆得人而後授恭惟某
官群工廩的萬事權衡可仕可止而止孔
子之時至大至剛而克孟軻之氣四十年
之居鄭圃懷室自珍二千石之在潁川飛
聲獨茂自尺省遜榮而去國藹朱幡遣受
之在人垂紳滋歆於淹滯當宁渴聞於啓
沃升華嚴閣視草禁林威令所嘉致武夫
悍卒之感涕典刑見在與商盤周誥之同
夙仍陪經幄之遊弥贊宗藩之善草創潤
色詞兼鄭國之長猷納論思聲出漢臣之
右文暫垂於朱鋒名即覆於金甌惟非門

推擇之非輕在累朝褒崇之特異有大詔
旨雖樞筦之臣或不與聞凡一語言苟悃幅
所還咸得——以告芸閣之召也於此而策
試烏府之闕也亦得以名聞蓋注言之甚
隆允比肩之敢望恭惟近歲尤遴前除既
妙選於一時即次陞於二府知伊公望尤
係民瞻如系如綸益贊王言之大作舟作
礪即看帝業之熙某挾策妙齡飄蓬壯歲
險阻坐窮於異縣喘息僅存於黃緣獲進
崇擢提携甚寵進叨除目倍劄銘心實

幸會之自天尚棲遲之無地區

竊粟

之望冒昧以聞拳、推轂之私周旋無斁
寸心寧忘於戀德尺書良擢於瀆尊茲聞
命以載欣念通名之敢後材微氣竊曾莫
稱於恩閱地禁職清冀遂登於改路庶籍
幘幪之舊求歸陶冶之餘慶躍方深敷陳
奚既

拜思中禁視草北門明命誕敷輿情胥慶
切以作帝之制為國之華唯溫純雅正足
以粉飾謀謨唯精敏瞻博足以潤色典憲

夫然後夫揚渙號與申晉明必得其人乃
在其位恭惟某官早振斗南之光焰爰
超冀北以騰驥資之深而逢其原浩乎莫
禦閱諸中而肆其外沛然不窮等泰華於
毫芒吞雲夢者八九久持從橐出殿候邦
輟自藩垣進司綸綍職親地禁素重於八
埒名美恩新衆首推於三俊被宮錦之新
渥蒙蓮燭之異恩其代予言旣制訓誥之
鴻筆以輔台德得行鼎鼐之元勳某越在
遐封遯聞成命徒增雀躍之喜莫追鳳翼

之瞻——既厚其厚——愈難其人

翰墨之林號稱內相兼享大烹之養

詞章之外不敢他才非徒好爵之縻

金盞北馬玉堂親被絲綸之密朝論所尚

左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禁林為重

設官雖專於書詔

儲才當用於鈞衡

雖從容入侍獨高太白樂天之詞章

而議綸經邦復重德裕敬輿之術業

西堂賜篆仰淳化之珍文入覲龍墀

寶帶重命佩元豐之心渥 延登黻黼禁

謨謀鋪座何慚天子私人 簡自上心

願瞻玉堂應嘆吾家舊物 擢居內相

為命雖資旂潤色 眷言語侍從之惟良

矢謀實賴於弼諧 實號令文章之有作

以詞人之言而代播告之脩 名士之榮

以儒者之宗而奉燕門之問 禁林之選

亟進陟於金鷲 豈止發為文章

果親除於玉宸 要當本乎仁義

玉堂揮翰日覲云嘆之昭回

金殿製鈴時近天威之咫尺

措天下於唐虞 禮借金蓮之重

號禁中之牧頰 思隨宮錦之華

方神撼鈴而應戎索之輿 禮絕同僚

宜帝抵草而司詞林之舊 功成異域

世掌絲綸素擅坦明之制

手扶雲漢曾飾昭回之章

德音播而溫於美弊良繒 得頰牧於禁中

文誥行而威於勁努長戟 耒裴李於座上

駟騎再馳星漢墮 靈撻之使

鰲扉超召翰林連華蓋之車

大哉王言將故天下之動

儼然人望方極儒臣之榮

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

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

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為得人

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之故事

銅馬啓扉漢官家待詔之士

金鳶闢宇唐皇館集賢之名

浴殿之趨更親承於密旨

索千首宮詞於昏醉之中一揮而就

草五玉冊文於倉皇之際數刻而成

玉堂視草詔見王者之心

石室援毫春行天子之事

金鳶夜侍賜蓮烛於私輿

玉璫清職覆禔錦於宮媪

極儒者之倫獨高翰墨之選

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敷

迹英進讀戴侍中誦經之不窮

瑣闥代言李翰林見頽之彌厚

西漢得人談著於玉堂之署
開元登彥疏名於金坡之庭

三峯啓於直署上官神教魚

六檢暢於詔文交翔瑞鷗斯号右文之極選
八塲視影為前代之美談以收名世之高才
五鳳齊飛亦本朝之盛事

禁林之所長者基命宥密亦或訪建於謨
謀學士之所貴者屬辭敏強又當明習於
故事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

解組不願公其如倉生何

敷渾灑之格言王人之召

承亟聞之清問儒者之榮

解二十辭而游刃有餘 目影八塲

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 蓮卷双燭

學士號為職清地要實儒者之至榮

訓辭欲其言近指深必文人為克選

二吳二劉李唐故事 代言西掖

二韓二宋本朝得人 視草北門

遠近三代之風 潤色太平之鴻業

茂輯一王之典 形容治世之成功

尊金寫之賦

實預樞機之重

被宮錦之褒

密參經緯之權

高叅彖係卓然道德之文

疑嚴之峻

妙擬典謨煥若帝王之制

渾灑之稱

詞臣之難用求其備宮麻賜錦

禁林之盛地祕其親仙嶺浮鰲

雲漢昭回山川聳動豹尾之班

風雷鼓舜草木發生鰲班之直

故當禁林之除文章雖本一技

於天下儒者之選號令實行四方

井泉之嘉頌扶搖之庭虎帷

奉天詔之書制鈴之直螭陛

奉屬車之塵張衡久處花甌晚入

重高門之地嚴助厭居蓮獨傳和

冕旒曷舊蓋謀猷啓沃之特至

簡冊增光號令文章之之可述

陸敬輿制書感人果見元之戡難

李文饒詔語切事迄開魏博之代謀

徑從翻藥之階將踐機衡之任

入听穿花漏暫收翰墨之勲

吉甫美周

自昔雍籙受畚而與民更始

相如諭蜀

必有持簡操筆者為時而生

魚金兼佩特後官儀

秩已亞於貂蟬

蓮烛分光獨承霄渥

班益崇於鴛鴦

陞居黃閣

劑上尺規補日月於無過

對揖赤墀

由中作命渙雷風於有聲

龍檢即期於嚴召

鳳池

視草

鰲官且賀於榮登

龍門

擁蓮

居地禁密

刻燭之咨

冠內朝供奉之班

駉号清華

制衣鈴之詔

極儒者遭逢之盛

演綸內苑已叨文藪之榮

鰲掖

誦句清廟仍待經筵之續

龍門

雖駉親事秘号為北門學士之榮

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謂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十四

賀啓

翰林承旨

總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勅掌編之任擢
才以居或自初舍而升或自显秩而
授自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
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拘官資先後在
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 通典翰林院
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
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
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元稹翰林學士承旨記曰舊制學士无
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劉頤問參合班第以
官為上下憲宗即大位始命鄭絪為承旨
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
奉郊廟輟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徙
揭鷄竿布太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
客進見於鱗德則止直禁中以候凡大詔
令大廢置宰相之府登內外之密奏上之
所甚注言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以之而
參也

故事

唐韋澳大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與
同僚蕭寘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
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
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
得御札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
否帝多從之五代後唐同光中賜承旨
學士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
馮瀛王逸之詩云視草北未唐學士擁旄
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周陶穀自以為官
居八座位至承旨且歎軋同列之官卑者

乃請令今後學士合班儀在諸行侍郎之下如官至丞郎者即在丞之上官在尚書者依本班迄今以為准韋洎中外機

筦多所參預 肅處厚文宗時号一令

議無違舊章 錢微憲宗時預聞機密批

表語簡約一字不可益裴諗宣宗取御一

大畏以賜又中初以御盤果實賜之

元稹承旨院記十七年間九丞相二名鄉

出焉 韓渥昭宗時知事機密與帝密合

國朝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

獻續翰林志二卷詔藏於史館仍賜御詩

二卷以寵之批云賜詩之意因鄉進續翰

林志美卿居清華之地也上又書玉堂之

署四字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簡告朕

求此數字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曰為翰

林中美事 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玉大言

賦賜蘇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殿

上皆呼萬歲上覽之喜賜賞手詔以褒之

筆談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

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夜

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窻格引灯入照之至
今不歆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劉剡伸直松德之寬
韋澳宣宗時召
問得失無不順納

四六

全篇伏審光對渥恩進承密命職仍
視草清資不改於北門位益近槐舊
制別居於東閣郵封所暨輿頌相懽恭惟
承旨內翰侍讀判省靜宗寵深風清高簡
龜千年而五尾鶴九臯而一鳴才冠倫魁曹
陸蓋稱於童子文薰衆
妙屈宋當作於

銜官既接武於夔龍遂垂光於虹電紫橐
率春官之屬白麻傳內相之詞侍帝幙之
咨詢立儒林之盟載典禮而草儀法老
先生意未能言成書詔而周事情它學士
筆不得久下積揚庭之望共期隔坐之榮
尚即金坡仰司玉旨其出如綸其入如紱
安能久居此乎用汝作霖用汝作舟斯拱
而候之耳某繫官吏郡戀德美經聆異眷
於恩閱我心則喜踵後塵於賀客厥路無
繇一泥檢自天脂車就日如選北門之舊

別居東閣之庶雅重得人曲承密命伏惟
內翰承旨道本自得事無可為嘉祐之間
共觀鳳凰景星之瑞元豐之門末益知太
山北斗之尊霜雪所如波濤及定及見松
筠之茂已緘鮫鯉之饒出入群經熟玩浸
於醴郁徘徊清禁遂黼藻於王言陳義正
高獨立不惧頃得列於第一由所請之再
三惟上之念深圖賢如么之不忘致主駕
鵞盛集仍是銀孝之舊游山水餘妍定入
玉堂之清夢固不為賦詩以觀餘事蓋將

問致主而讜言爛、日星發光芒於筆下
溫、布帛陳散和氣於人間乃所望於真
儒實分權於宰相中外僉允今古獨誰某
與世竒登門最厚惟公遠大惠我始終
宮林賜錦盡為新雋之人
仙嶺浮鰲猶顧舊游之客
高門應召甫所於溫言、近臣之要選
丹地承恩更始於平序、推長之禁林
禁林之召使獨冠於近班
上旨之承更親承於密旨

冠內相之供奉之班 歸朝魏闕復望清光
極儒者遭逢之選 還直禁林再承密旨

侍讀學士

總說

記原云唐開元三年七月勅每讀史籍中有闕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

侍讀故馬懷素褚无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 唐百官志開元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玄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讀學士侍直學士

故事

宋申錫字慶臣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始自策名

及在朝行清謹介潔不趨黨比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澆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特論以為激觀 國朝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夏竦之子安期降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披閱經史以備啟問自厭之乃懇求外補帥延州 上嘗詔翰

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錫敷暢經旨
議論該洽上嗟嘆久之錫時年六十七鬢
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
書博學字賜之乃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愨
者治身之本也慎刑賞者治國之本也特
貴妃被幸故以此說之上改容曰卿言正
嘉朕恨用卿晚矣 至和元年賜翰林侍
讀學士楊安國錢五十萬仍听大寒暑署
母入謁時安國言德憊不任特待席願安
乞骸骨以功故賜及之 東齊記事故事
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戢白罷參知政
事授此戢知大明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
不得與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州自
後兩制遂為例也

四六

北門侍草儒學之極榮
西學尚矣侍臣之高選

退大駟之朝思究當世治亂之效
闕迓英之閣務近侍鴻傳之流
同世祖之英論道不遑於息馬
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諂於斲輪

緝熙光明為乃帝王之學
涉獵書記謂之章句之儒

雖天縱將聖須經博學以成名

然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

方賴緝熙光明之學益廣淵衷

當得直諒多聞之士使陪進讀

問發大論啓沃聖心 奉天子五學之游

日奉清光指陳治策 求王人多聞之益

論經聞極儒臣稽古之榮

侍幄邃深實從臣陞華之美

進侍迓英 蓋兼學士之選 進讀皇墳

摘句清箱 進讀金華之書 侍言帝幙

繼金華之業蓋無事章句誦說之繫

讀侍相之書必當有切磨諷議之益

奉清閑之燕見 仰承惟天之清光

對咫尺之天顏 曰論帝王之大業

橫槊賦詩不數建安之小技

投戈講藝獨追東漢之高風

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惟所監觀

以堯舜之道陳於王前敢忘忠卷

元量懷素之懿文 瞻舜瞳之日月

張禹寬中之美學 望堯顙之山河

古人之糟粕 白虎觀書 清閒之燕

治道之權輿 金華隸業 治忽之原

故自古右文之世 馬褚朋表

必留心講藝之臣 揚行輩出

密侍橫經之席 書雖存而迹已陳

仍居訪道之庭 語有窮而言無尽

聖人立言而垂教道 將萬世之傳

明主稽古以義民心 歆蕪王之治

六經之道同歸 紬絳每有新功

五帝其臣不及 論思蓋其餘事

侍講學士

總說 後漢張酺显宗時教講於御前每侍

講有救政之辭名蓋起乎此 國朝

咸平二年以刑昷為侍講學士先是侍講

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

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漢盧

為秘閣侍讀更置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

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

故事

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

宣即以榜子對故起着富宣十卷鄭覃

文宗朝為左散騎常侍充翰林侍讀學士

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奏以經

籍訛謬請召宿儒校定六籍准後漢故事

勒石於太學從之及李宗閔輔政以覃與

李德裕善奏為工部尚書罷侍讀學士文

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後傷召為侍講學士

李訓因鄭注王守澄得見文宗薦訓知

易道迂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學士侍講

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

法曲以寵之內省諫官伏閣切諫言訓奸

邪海內聞之不宜令傳宸極上終不听

帝处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瞻送為戶

部郎中知制誥穆宗以某學有師法召入

翰林為侍講學士授諫議大夫改中書舍

人侍講文宗召兵部尚書王啓禮部尚

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

為為書學士上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

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
異等 常允厚為戶部侍郎知制誥穆宗
即位以與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隋並
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令分講毛
詩閔眙尚書洪範等篇訪以治体允厚等
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
而罷 崔郾轉給事昭愍即位選侍講

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奏曰陛
下用臣為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
今蒙轉改寔一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朕

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郾退與同列高重抄
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
諸經纂要異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絲
二百疋高元裕為中丞弟少邊遷諫議大
夫代兄裕為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
人榮之 白履中嘗隱居大梁城景雲中
徵校書郎弃官而歸開元中刑部尚書王
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堪代
褚元量馬懷素入閣侍讀 後漢張酺肅
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元和二年上東巡

狩幸東都引輔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
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輔講尚書一篇
然後修君臣之札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揚秉桓帝即位尚書明徵入勸講注

勸講猶侍講也 楊賜字伯馱靈帝嘗受

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巨君章句章宿

有重名者三公舉賜及侍講于華光殿中

劉寬字文饒 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

講光華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華光殿在華

林園內 馱帝頗好文學苟悅與或及少

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論議 國朝仁宗

嘗命侍臣講詩而諫官余靖上疏日竊聞

今歲講說手詩將踰旬浹臣愚以天子之

學與臣不同惟當撮前經之樞要徻先生

之軌範簡而不煩為得其術上曰朕宮中

無事玩心經典今靖所言正欲明其大要

此誠知制治軀也自後令侍臣講讀凡經

書有該治乱及教化者周悉講論 歸田

錄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按迹英閣賈

侍中昌朝特為侍講春秋左氏傳 每至

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
寔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王監戒
何必諱張酺傳贊曰孟侯經傳侍言帝幙
李程作相請置侍講學士

四六

非堯舜而不敢常懷素願
矧文武之未墜獲際盛時

求左右儒學之臣 講經不窮載侍中

講古今成敗之要 見顧獨厚李太白

人穿豹尾班初上 於緝熙殫厥心

日轉螭頭講未終 念終始典於學

密侍細氈之側 執經金華

且陳載籍之文 經幃進講

談經王府揮玉麈 以容雍

點戕道山運牙籤 而愷樂

勸講親覽之第 細繹聖經

校讐麗正之廷 啓沃朕心

德音未老開經 有被擢之榮

師古逢時掇義 得該詳之休

豈敢以不知為知 妄求其解

及將棄所學而學 終賴隆寬

方慙太史之馬走曾是迂儒
敢謂談經而罪未輒參諸老

待制

總說

漢朱買臣待制公車東方朔劉尚王
褒待詔金馬門即待制之任唐太宗
初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
西省以備訪問永徽中命洪文館學士一
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
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
福門後崔祐甫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直

待制其後署令正待制官日二人此分紀
所集也 紀原云唐永徽中詔許敬每每

日待制於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徽
泰元年勅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
制之所然則此蓋唐設官也 按蔡邕傳
帝好學因引諸生能為文者二尺牘烏篆
者加引召時樂崧曹護多引無行趨勢並
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之名不始於唐也

四六

全篇伏承宸宸旋思禁廷陞駭遯聞
显擢倍切懽惊切以禁域西清廣文

內閣傍近群玉左視延英寔創蔚若以中天
霄文森然而居此者兼侍從論思之地位是
者必倍鄉背側之臣周為階梯多至丞弼伏
以某官與深賈董思揆常揚歷蘭臺載筆之
司更註史記言之任久翔藩會數試政能果
就拜於除書因雅宜於素奢某叨蒙眷啓尤
慶寵音先辱騰緘第增銘荷

內聯秘閣方陞次對之榮
光奉除書上應奎文
獨假從臣之寵
榮躋次對

宜陞從橐之華
十行宣詔
杜榦之材

用旌內閣之重
兩禁陞華
鷄翅之從

光華之旦
圖書之府
次對西清

清切之司
雲龍之廷
通班禁路

列聖奎文
清塵在望

從班禁路
紫橐從持

從臣

總說

元禎集制周武王侍從之臣無可使
結襪者我知之矣以左右前後無非

令人書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侍從之

臣自始此班孟堅西都賦言語侍從之臣
若司馬相如吳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
刘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嚴助傳
君厭直承明廬勞侍從之事揚雄傳上方
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
待詔承明庭漢元初五年詔令從官綸
事司馬門下者得為大父母兄弟通
注從官親近天子嘗侍從者皆是也司馬
門者宮之外門籍者二尺行牋記其年紀
名字物色懸之門案省相應迺得入按上

林賦象輿偃蹇於西清注西清西廊清淨
之處晉荀崧傳選侍中常侍黃門通
洽古今行為世表者應對殿堂備酬顧門
揚雄傳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嘗法從
又從法駕在屬車間豹尾中梅福中傳登
文石陞陟赤墀之塗此皆侍從之職曹植
表云報鞭珥筆出從筆蓋入侍輦較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臣再誠之至願左太冲魏
都賦藹、列侍金綢齊光詰朝陪幄出言
有章張安世持紫荷橐簪筆以待顧問此

皆侍從之華飾 國朝元祐令覲文殿太
學士至宝文閣待制為侍從臣

四六

第從臣之頌 汲黯暫去漢庭
陪上雍之祠 賈生遽召宣室

听禁御之漏鍾 游龍鳳之署 帷幄

瞻祕殿之丹楹 選鴛鴦之行 腹心

懷金結綬侍清光 而足榮 歸造鴛班

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為幸 日趨象闕

井泉宮 承明庑 金綢 豹尾 西清

司馬門 文石陛 玉荀 螭蟬 紫橐

祕書省

總說 周禮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小
史掌邦國之志定繁代又外史掌四

方之志 三皇五帝之書並祕書之任秦禁

藏書漢始開獻臣之踞往、並出外則太

常太博士掌之內則延閣石渠廣內藏之

又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祕書圖籍又

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藏書刘向

揚雄皆校典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

書也後漢藏之東觀亦禁中也亘帝延熹

中改秘書省為蘭臺垂拱中為麒麟臺魏
略載薛夏語蘭為外臺秘書為內閣龍翔
以監為蘭臺太史 唐人謂秘書監為宰
相府 魏亦置秘書監

故事

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之
事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營都邑
置府寺必以秘書省及御史臺為鄰 三
輔皇圖未央宮東麒麟殿秘藏書即揚雄
校書之所也 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崑
崙見西王母又曰登已於羣玉之山先生

所謂策府也 石氏星經東壁之星主文
籍魚豢典畧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室稱
芸臺又曰蘭臺即秘書署尔 華嶠後漢
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四六

龍馬出河三晝窮於萬象
鳥獸遺跡二体演於千儀

參羽陵之橐從芸閣生光
考翰苑之遺文蓬山益峻
海函山積是為辭義之淵
日耀星陳實養公鄉之望

憲奎壁以右文
敞蓬瀛而顛俊

四六叢珠卷之十四至十五

四六叢珠卷之十六

賀啓 校書郎

總說

漢成帝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

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尸咸校術數李桂國校方

術其後楊稚以大夫亦典校於天祿閣斯皆有其任

而未置其官至後漢始於東觀置校書郎中續漢書

云馬融安帝特為鄧太后召拜校書郎中在東觀十年

窮覽典籍上廣成頌文竇章講讀不輟鄧康重章學

行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薦

章入東觀為校書郎中漢御史中丞掌殿中蘭臺秘

書圖籍因置蘭臺令史典校其書班固傳毅初並蘭臺為令史王充云通儒官蘭臺今此校書郎中東觀有校書部置校書郎中典其事時通儒達學亦多以他官領之自漢魏歷宋晉齊梁陳博學之士往往以他官典校秘書郎後魏秘書省始置校書郎

唐龍朔二年曰蘭臺郎掌讐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紕繆以正四庫之國史焉筆談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圈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故事

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悞後學迺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迺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脫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賈逵自童兒常在秦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勅蘭臺給筆札作神雀頌拜為郎中與班固並校書應對左右

傳毅字武仲蕭宗時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

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者明帝功德
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是宗頌十篇奏之由
是文雅显於朝廷 劉珍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
僕謁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定
正文字前漢楊雄賈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
欲絕其原以伸前事而甄鄴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
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
書天祿閣上治獄事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
從閣上投下幾死故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寞自投

行閣爰清爰靜迺作符命 班遊博學有俊才與劉
向校祕書每奏事遊以選授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
賜以祕書之副楊終傳显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
上言宣帝傳徵羣儒論定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
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体宜如石渠故
事永為後世則召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盧植
字子幹能通古今學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
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註言中
書以别于外也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
迺上書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射糧專心

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刊正碑
文 前漢劉向字子正迂光祿大夫直而能方精于
詩書能屬文詔向領教祕讀書 劉歆字子俊通詩

書善屬文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教祕讀講六藝傳
記諸子無所不究 鄧太后臨朝晝省正政夜則誦

讀而惠其謬語迺博選諸儒劉珍等詣東觀讐校傳

記讐對也吳志東觀儒文林之府當講教文藝處定
疑難漢時皆名學雒儒迺任其職 房瑄元開十

二年玄宗將封岱岳瑄撰封禪書一篇及箋啓以

獻中令張說竒其才奏授校書郎 肅清以書判授

萃調補校書郎父綬致仕聞清登第愕然曰判入高

美在群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迂庭

自出判目試兩節清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張

九齡字子壽幼敏聰善屬文年十三應舉登乙第拜

校書郎 段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校書郎研精

苦學祕閣書集披閱皆遍揚炯幼聰博學善屬文神

童舉拜校書郎爲崇館學士後漢盧植在東觀校中

書帝以非務轉爲侍中 房玄齡高孝基稱之當

爲國器但恨聳壑昂霄耳袁粲未聞其才詔爲月賦

一篇陸機謝表云身登三閣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群

書也 杜子美送李校書二十六韻代北有豪鷹生
子毛盡赤渥注騏驥兒尤異是龍眷李舟名父子清
俊流輦伯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
十聲輝赫李季蘭寄韓校書不知芸閣史寂寞意
何如

四六

由周而前政教正六經之制

自秦而下學術分七畧之流

石渠東觀得以考正是非

麗澤帝庭

白虎金華得以辯其得失

校書天祿

典校中祕

蘭臺校籍得正默朱紫之分

讐正群書

中祕讐書賴任方題目之定

蠅頭讐校

閱九奏於洞庭徒吟神駭

鳥跡刊正

飛雙鳥於渤海更覺身微

瀛洲萬里鵬程南溟

登天祿之崢嶸

雲漢十行鳳詔東觀

遊道山之清切

玉杯繁露之莫悉考舊聞

鐫石於漢世

金馬碧雞之雄盡探其跡

麗正於唐家

適丁稽古之朝

豈惟閱簡軸之秘

脩復校文之職

良以養梁幹之才

被詔中宸

辯魯魚於中古悉正是非

讐書東觀

奮羽翮於層霄匪伊朝夕

被渥帝宸

芸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

升華儒館

鼇禁掖垣行復風雲之會

著作郎

總說

續漢書稱班固傳毅蘭臺令史陳宗以洛陽

令尹敏以常陵令孟冀以司隸校尉並著作

東觀然皆佗官兼著作之名未立其官魏泰和中置

著作郎立中書省晉惠帝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

後又別自名省曰著作省而猶立秘書晉孫盛以秘

書並兼領著作郎又陳群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

朝朔望於著作省其任也唐秘書省領著作局置著

作郎二人龍朔二年改司文郎中咸亨元年復舊唐百

官志著作掌脩撰碑志祝文祭文興作郎分判局事

武德肆年改著作曹曰局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

臣傳一人

故事

後漢班固詔詣秘書與前洛陽令尹敏司隸從

事孟冀共成世祖本記迂為郎典教秘書採摭

前紀綴集所聞以為漢書班固西都賦云有又承明

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寃達於茲為群元元本本殫見

洽聞啓發篇章校書祕文張衡傳謁者僕射劉珍

校書郎劉鈞餘等著作郎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
禮儀 晉應享作表曰自司校尉奉至臣五葉著作
不絕鄉族以為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迺
迂談接武虓固踵跡亦各以世之良 孫綽為外鄉領
著作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繁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
謝沉為祠部郎何克虔水以沉有史才迂大著作
張華為司空猶領著作又孫盛為散騎常侍領大
著作 王隱晉書張瞻字仲應雖為司空猶領著作
張華脫見稱善命為著作郎 晉書陸士衡以文學
為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機曰陸抗遜
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盧毓盧班志默然既起盧謂
機曰殊判遐遠客下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
播四海寧不知耶 王隱晉何蒼善漢史為著作張
載作欽閭名世為能除著作郎續晉陽秋孝武帝好
覽文藝勅著作郎徐廣料秘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
千卷 文士傳束皙元康四年晚司空府辟入月餘
亦除著作西觀造晉書草劄三帝紀及十志王讚字
正長又陽人也 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著作郎甚有
清才 白居易傳顧况為著作郎况能文而性浮
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趨門 禮遇

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
劉子翼峭直有
行葉德音哀次帝王興衰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
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鄉等力也賞賜尤渥元結
號浪士漫郎應奉至應享五葉著作体中何如則祕
書言不用才也
梁沈約謝著作奏云臣藝不傳古
學謝專家之懷鈞之志慚夢腸之術繆勒斷蛇之符
預刊冰河之業珥筆史觀記言文府

四六

全篇漢詔賢良用致得人之盛唐懸制策最為取
士之難允屬昌期申明舊典果聞問傑來副虛
求某官學海汪洋辭鋒穎脫武步久淹於戎閫聲華

早冠於士林屬當宁之搜揚加賞嘆詰朝爰荷甄升
自蓮幕之賓從佐麟臺之著撰良俊斯得方詠嘉魚
之詩著發不同豈測恕鵬之勢

隨牒南州

道山

編摩

陳發中秘

紬書東觀

蘭臺

緝綴

網羅異簡

居老氏道家之室

秉筆東觀

上士

纂周書王會之篇

大雅先達

司文

被命中宸

任官外史

館閣

故事

漢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魏文帝為閱書觀登者六人而已 南史挑察

教於朱華閣長參梁有招遠學士齊明帝置聰明觀

北齊有文林學士 後魏置四門學士 唐有十

八學士為登瀛洲 杜甫待制集賢院 蔡允恭袁

朗為文學館學士 李適待詔宣光閣馬融滯東觀

十年不得調徐堅多識典故事入書府 耿緯詩云

好憶金門步有成名自期時武德置文館後改洪文

神龍改昭文

四六

効官天祿對青藜而厲書

搥簡羽陵拂白繹而不蠹

侍景皇之香案多出此塗

狀太乙之青藜備聞惟昔

冊藪解嘲天祿卓經而擬聖

金刀博學太乙秉藜而下觀

脩書先殿開元肇錫於嘉名

稱制石渠并露遂成於故事

扈蹕并泉行敵從臣之嘉頌

紳書天祿佇期太乙之下觀

復天祿石渠之職首務選倫

紬金匱玉版之書兩領著作

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

奏篇彌善喧貴紙以傳都

優游歲課豈鈎槩之是專

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

麒麟之閣西京典於校讐

蓬萊之山東漢善於比象

直太微之左掖飛閣雲連

先求秦之遺編縹囊山積

必才兼倚相九丘墳典以周知

非學至揚雅諸國方言之孰正

玉杯繁露之異悉考舊聞

金馬碧雞之雄盡探奇迹

宣室遐登問鬼神於前席

禁林試可給筆札於尚方

冠紳翔集是三番首之山

文采采盈詭四徹中之府

紫衿荷囊而被問最近清光

白繹芸閣以生香茲焉辟蠹

司籍芸扁制擬典奎之畫

椅橐櫻席地伴群玉之峯

居則奉白梁之麋唱星斗垂芒

出則從屬車之務游烟霓承步

賜對大廷見嚴安而嗟晚

讎書廣內資劉向之洽聞

承明之庭儒列於侍從

蔡邕壁池之水

東壁之府制專乎刊修

鄭默蘭臺之經

天祿校讎之地

冊府之設非止於藏書

承明著作之庭

文館之名固先於取士

班超以秉筆得令使而不擻

揚城以愛書從院吏而自給

至謂到家羣玉之府

黃香未見之書

蓋象天官東壁之星

劉晏不正之字

居閭闔勾陳之邃

遽登羣玉之山

惟麒麟廷閣之華

未奏中天之闕

中繩群玉之居

校文公室

圖書之府

大厦衆材之府

分直書林

英俊之跡

扶亢庭之藻

建令二千餘百年

參夜石之觀

無慮三十七萬卷

劉郎何止重來

秩以太史之稍賤

應氏遂榮三入

增以內府之奉泉

擬冊府於西京圖書所係

深廬

憲乾文於東壁禮樂攸司

內閣

漢室與文辟鴻之署

自臺閣興於漢

唐家集俊開麗之遊

合文藝至於隋

校讐之職始於漢氏之購書

簡冊所聚

負品之增盛於唐室之好士

英豪之躔

心與之以追琢其章

漢續三千

亦漸之以雨露之潤

唐仙十八

多文章經術之老儲其間

藏在名山

亦公卿牧伯之任出於此

副存金櫃

廣昆元之守藏

提青史之筆業茂成書

大天策之登瀛

踐白云之司才優起草

自越蘭臺之冷族

既備三閣之制度

書躡斥之秘遊府

且列四部之籤題

其如身到以為榮

供帳殫錢做開元体

式恨資高而不得

磨研編削盛東觀遊

開祕書之府

越禁林之試

寒鄉脫出何自為耶

顧慙能賦之流

四庫之下僚

非馬之諭付於自然

分絕奏篇之善 一特之精選 不龜之方用之甚拙
矧冊府校讐之責 博以芟角之方感嘆紵袍之故
態號朝家清切之選 庸有等毛之墜顧金馬之盛流
降發中之詔俛備崇開 雖拘寧掇拾以成篇
紬廣內之書俯容冒進 終底滯迂踈而可笑
屬辭比事將為千載之傳 錫綸掖之文獲親瞻於黼坐
抱繫懷鈔未有一毫之補 登瀛洲之局遽榮遷於仙班
逶迤縹緲仰望於珍羣 如天有斗非取於泥漿
襃積紬篇周知於大訓 譬馬食肝敢言於知味
聞宣尼之嘆嘆猶及闕文

乘槎問漢敢妄意於笑躔 有子長之才迺稱食祿
入館登瀛遽叨名於仙籍 點瓦礫以成金已資力至
揚雄彫篆固匪壯夫之為 彫璫璣而作器更賴余功
子貢絃歌請事今言之正 英基接嚮何取於蕪音
三北誓師僅拜晉人之賜 覆禱均仁不遺於弱植
百金鬻技曷矜越俗之方 取之甚隘則來者幾希
奏公車之牘分從報罷之歸 待之既殊則舉思自奮
賦平樂之題私有類倡之悔 堅伯魚之心一期聖主之遇
謂宜遴選應迭居迺宿之文 顧豫子之報敢忘國士之知
庶事中藏見虎列臚分之盛 第公車之篇或誤中於乙覽

落筆玉堂之上僅掇千言

給上方之禮特許從於試言

振纓冊府之遊濫陪群俊

由漢則子雲劉向以經術備員

下筆不休乏傳毅屬文之思

在唐則九齡房瑄以辭章入試

令人忘息非馬周論事之才

所願讀書陽城猶喜於東閣

浩乎泛古今道德之海

未能成賦左思亦幸於為郎

曉然見治亂安危之原

掖補散質尚厠華光之庭

給尚書之筆又見於試言

蓬曲寸心時夢翹才之館

趨成名之序驟容於番直

監脩國史

總說

北齊詔魏收撰史魏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
監之書名而已此監脩所自也唐開元十二

年李林甫以宰相監脩國史貞觀中詔脩周齊梁陳

隋史令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兼諸代史宰相兼脩

自此始

故事

國朝從唐制史館自監脩國史皆宰相總領
至道三年脩太宗寔錄時宰相呂端雖帶兼

脩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脩太祖寔錄遂詔宰相呂

端與錢若水等同脩端罷相李沆繼成焉四年詔脩

兩朝國史宰臣王旦為兼脩國史亦不宣制國史成

旦遂領監脩如故 乾興元年命司徒兼侍中監脩
國史馮拯專勅提舉監脩真宗寔錄拯卒王欽若為
命提監脩 天聖五年宰臣王曾提舉監脩真宗寔
錄脩兩朝史時王旦未領監脩故特受詔曾已監脩
而無再授勅為提舉蓋一時之制也慶曆三年呂夷
簡罷相而帶監脩國史優延老臣也 九月以宰相
章得象監脩國史初得象止除照文館太學士至夷
簡致仕得象始領之嘉祐元年相臣文彥博監脩國
史除彥博為昭文館太學士上兼譯經潤文使以劉
沆為監脩國史至是沆罷彥博領之 治平元年以宰

相朝倚提舉脩仁宗寔錄 熙寧元年以宰臣曾公

亮提舉脩英宗寔錄 十年以宰臣吳克監脩仁宗

英宗兩朝國史退朝錄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

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集

賢殿大學士以此為序本朝置二相昭文脩史首相

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二館職唯脩史有職事而照文

為重次至相迂首相迺得之 劉子玄本名知幾景

德初轉太子中允依舊脩國史時侍中孫臣源紀處

納揚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脩國史知幾以兼脩者

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奏紀於至忠曰古

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立明子長晉齊之董
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以衆功方去
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
由是伯度譏其不寔公然公可焚張蔡二子繼之於
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
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
皆閤筆相規含毫不斷故書白期而漢青無曰其不
可一也 北齊詔魏收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
聽監之書名而已

御史臺

總說

周禮宗伯屬掌贊書授法令迺御史任非職
令也戰國時秦澠池之會又淳于髡謂御史

在前皆記事之職至秦漢始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
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政舉不如儀
者輒引而去之是也所居之四者漢謂之御史府亦
謂御史大夫寺謂之憲臺成帝時有烏集亦謂烏臺
後漢亦謂之蘭臺寺應劭漢官儀云廷尉按責上御
史臺此則當是廷尉呼為御史臺非常行臺名也北
齊曰南臺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名御史
臺龍朔中亦名憲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鞠按禁繫

則委之大理李軋佑以囚自大理來徃茲其姦迺於
臺中置東西二獄多受詞訟武后特改為肅政臺左
右二臺唐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為三司侍御史殿中
侍御史監察御史為二院前後有四推御史東推主
國相諸王藩將公主等失南推主朝士侯伯等失西
推主令錄等失北推主官典等失

御史大夫

總說

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
之率故稱大夫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太司空

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唐百官志御史臺

大夫一人正三品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
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
曰殿院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御史隸焉凡天下
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
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
名而已朝會則率其屬正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
監察御史二人捍班侍御史專舉不如法者六典大
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之政令以肅政朝列中丞為
之二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

故事

前漢兒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
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
以為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為之褚大夫及至與寬
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
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 薛廣德御史大夫直言諫
諍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
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
不說張猛曰主聖臣直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
不當如是耶乃從橋杜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亦明法
律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

處于定國為丞相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
八年 張歐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妄言接人專以
誠長者處官官以為長者亦不敢欺上其獄事有
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
也如此 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
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昌騎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
曰陛下即桀紂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 貢禹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於在位數年言得失書數
十上天子下其議雖未盡從然善其質直焉 哀帝
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

率從漢離記事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
書省先發之有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
奏去副封以防壅蔽唐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
別置臺獄有所鞠訊便按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
已下禁人牢扉常滿開元中崔祐甫為御史大夫引
故事奏以為不便遽屏去之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
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
察御史競為官政畧為承稟祐甫一切督責事無大
小悉令認決稍有忤意者使列上其罪前後貶出殆
半群寮側目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

曰近日御史彈事不認大夫禮乎衆不敢對監察御
史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
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閔白若先大夫而許則彈大夫
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
會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
謙光將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
避朝彈暮出亦可矣帝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
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
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鷲鷹鸞豈禽之偶奈何屈以狎
之李峴傳肅宗收京師拜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見其
比時長安士庶皆羨之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正色
立朝中宗授揚再思檢校左臺大夫曰辟車要秩非
德靡升專席班為賢是屬蘇均授右臺大夫制曰
烏臺峻秩望總鉄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誠副相之
榮級實資鄉之通任萌岐州蘇均詞吞楚澤量隘黃
陂既光大厦之才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俺題
輿右輔馮態風超露冕朱惟霧撒初停州縣之勞白
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通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
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
貞常康迭為宰相薛宣常賢匡衡皆至丞相而貢禹
但為御史大夫

四六

全篇奉詔除進居言責開衆正之路立太平
之基結知方深有職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

為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已志為光享之特然下或
依違而行不能克上所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
學歲月忽焉以至功烈如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
百年以幾見若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當正色
之地而得人才之英惟特所推非公誰可恭以某官
性合天道財周世資經術自為名家文章不隨人後

俊千百輩上一時爭慕於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
皆為之嘆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鴛鴦之遊廣庭統
望於清光即日立登於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膏
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能救風俗之頹
靡當令藜藿之不採無致玉石之俱焚張瞻明目於
數步之間收功立名於萬世之後雖行藏豈不在我
恐彈繫非以處公即被褒加別跡禁近謀離群甫耳
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婉晚
臺網靖深願為清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

殿中侍御史

總說

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
御史之始掌殿中禁衛隋初改殿中侍御史

唐置六員內供奉三員掌駕鹵簿內糾察非為與御
史相亞號副端又號蘭臺御史唐百官志殿中侍御
九人掌殿中奉之儀後唐天成中御史在龍墀綴供
奉班

故事

唐張行成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謂門
人曰張子休局方正廊廟才也為雍州富平
縣主簿有理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威
權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

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王無兢遷監察御史
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
揚再思常離班偶語無兢前曰朝禮至敬公等不宜
轉易以慢常典郭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
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
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為左臺侍御史時人號
為四其御史 雍州司士叅軍常約為殿中侍御史
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耳御史供奉赤墀下造武璽
龍箋羽鶴鷺豈雍州判左比乎時以為清言 唐臨
初為殿中侍御史大夫孫雲常挺以朝列不整責臨

臨曰此為小事不足介意謂今之後輩之明日江夏
王道宗自以貴戚共常挺對立私語臨趨至日王亂班
王江夏卷曰迺共大夫語何至於此臨曰大夫亦自
亂班常失色而退諸人莫不悚動後唐天成中御史
臺奏每御史閣舊例只壹員侍御史左龍墀邊祇候
彈奏公事或南班失儀點校不及今欲依常例差殿
中侍御史貳員押鐘鼓位迺各級供奉班出入因朝
皇祐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太常博士吳中復或云
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聞中復知隄為縣
廢淫祠以禁民之非開河灘以通民之利又嘉州舊

產紫竹桶樞屢等木任于蜀者競採之以為器民甚
苦之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
載嘉陽一物其愛民庶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
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我豈為識面臺官遂除殿中
侍御史言宰相劉沆之過出知池州召還為侍御史
英宗治平貳年以范純仁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
察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與御史中丞知離事迭
舉貳人而上自擇取壹人為之至是闕貳員舉者未
納上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李珣字時價宰相常
處厚曰清朝之器豈繫搏才除禮部員外郎裴冕字

章甫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

許景先時議僉恹扞

按不利近強司馬鎰與伯父希象皆為此官希象剛
直不諂魏置貳員居殿中司察非法簪白筆側陞
而坐盧極送崔侍御云烏臺正客紫髯公

四六

全篇出言法座進步憲臺山岳動搖已振象冠
之職夔龍接造益崇鴛羽之班朝尊端人

士作嘉頌恭惟某官量涵德宇識遂經邦執古道之
權衡諧鄭聲於韶護望傾先後仰北斗之垂光名滿綿
區觀魁星而齊色遲徊久矣聞譽沛然自復入於帝
城即高駟於朝路西崑縹組居張華之清官東觀細

書稱董狐之良史暫震粉省常次鴻樞俯從下察之
游茲度副端之拜人中屈軼性直指於回邪柱後惠
文咸具瞻於剛介風霜是畏霖雨可期某獲覩速郵
正拘左契提衿布武莫勤劄履之迎貢牘摧心敢贊
箴之喜 張行成匪介紹舉職於唐宗 下糾官邪開
衆正之路 王無兢正班聯糾違於楚客 上維國是立太
平之基 大節不羣已激昂於烏府 陔內殿之崇
班 昱膺宸命 清規絕俗宜聳立於鸞行 總章臺之劇
務 榮副臺端 慶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 秋霜烈簡
關掌中憲之司 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才之英 灵象儀冠
出而綉衣則列城蒙被其澤

監察御史

察彈內閣之事

指姦救弊敢思身計以自容

入而霜簡則百吏嚴憚其威

極口輪誠知有主恩而上報

出而綉衣則列城蒙被其澤

總說

初奏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按唐
監察御史掌內糾違并監察祀及監諸軍出

使等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

柶鳳闕南唐職官志拾員掌察百寮巡按州縣獄訟軍

戎祭祀營作其壹察官人善惡其貳察戶口流散

帳籍隱沒賦役不均其叅察農桑不勤倉廩減耗其肆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伍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黜吏豪宗并縱暴貧弱寃不能自申者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涖之因忌齋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安射及大祠視不如儀者以聞開元中檢校兩京館驛壹人號驛使又分察尚書省六部歲終議殿最號六察官後周秋官府有司憲府旅下士八人此察察之任也沈約宋書秦監察御史古牧伯也與今不同

故事

唐顏真鄉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

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鄉至立辯

之天旱獄決迺雨群人呼之為御史雨李素立武德

初為監察御史特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

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人便棄

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迺從之陸元方為

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領將涉時風濤甚狂舟

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濟

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齊澣少以詞學稱中書令

姚宗薦用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

為稱職 紀履忠在職劾中丞來俊臣五罪壹專擅
國權二謀害忠良三賊賄貪濁四違失禮教五淫昏
狼戾請下獄揚假楊收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
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兄弟並
居憲府特為新例 李尚隱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
史時睦州刺史馮昭泰誣奏相廬令李師二百餘家
稱其妖逆詔御史按復諸御史彈昭泰剛復皆稱病
不敢往尚隱嘆曰豈可視良善陷枉刑而不為申明
哉遂越次請往按復竟推雪李師等免之帝思謙曰
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

為碌之臣保妻子矣崔琬為監察御史彈奏宰相
宗楚客紀處納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
被御史彈者皆俯俛趨出待罪朝堂楚客瞋目作色
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切
嘆焉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
不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
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嘆之曰吾有李勉始知
朝廷尊矣 穆宗即位監察御史楊虞卿以帝頻出
盤遊上䟽切諫䟽奏令中使宣付宰相臣云虞卿所上
議切直可覽後宰相令狐楚蕭勉段文昌延英奏事

國以納諫為賀。國朝天聖中以太常丞桑維為監
察御史。維有至行。朝廷聞其名而特命也。工部
侍郎薦張錫為御史。言丁謂不當徙內地。昭應災不
當以罪人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和而心剛正。
真御史也。李愷字文融為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
崔希堯咸虞業字文順于孺卿李宙及愷為判官。攝
監察御史。公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中丞劉思
立高宗時為名御史。時大旱遣中丞分道振贍。思立
建言。蠶務未畢。所至不能無勞。請且州縣給貸。須秋
遣使張嘉貞召見。內殿奏見剋侃則天異之。云臣

草茅之人。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后詔上。薦葑沔慶
事。平部斷精。乞李華劾。按不撓。州郡肅然。蘇廷碩

復獄。驗來俊臣之誣。多從宥。李又劾奏。無避齊朝。

劾奏當。先風教。號善職。嚴善思。審冤獄。活八百。

餘人。常澳字子斐。方靜寡欲。不肯見高。无祐云。恐

無呈身御史。英宗治平中。上內出。范純仁呂大防

姓名。迺用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大防為監察御史。秉

行。鞠永言。錢惟演與丁謂交結。不赴豪州。圖入相。

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李統仁宗朝為

察院。特召樂人上疏。云即位未訪巖穴。首召伶人。

四六

全篇恭審綠綈錫衾白簡察廉本本洽聞久鬱
行祕書之望行行且止願高真御史之風壹臺
得人群目改視恭惟某官絕佞以立於獨追古而與
之齊揭日月而行名昭垂而旁達引星辰而上文迥
映以芒寒壯年自致於雲霄妙手連拔於科目時須
重士天豈遺賢然冊府淹番閱兩周而未徙惟宸衷
洞照度衆雋以超遷伸於久屈之中許以盡言之地
士之未用志亦甚高瓌頽天下之無人為之太息及
乎受主知于當世竟無以聞衆皆豔於公榮愚獨知
其任重責備者四面而至過時則多悔弗追它人處

之假以作任途以高步賢者得此定知為群柱之鷹
鷂欲垂千載之分香爭觀壹舉之奇絕王侯隆眷擢
專中司某辱在卿鄰最蒙愛遇少而取所棄之竹馬
自以不知如今也望之似於木雞居然失旦仰英猷
而雨別讀除日以霜凝已分飄零敢作綈袍之想未
忘雅素或尋敗襖之明

入覲天光擢居風憲繫王人之獲用知公道之攸開
除目肆頌朝僉允協恭惟某官與邦巨哲高世名流
期期抗直之風諤諤敢言之氣衣繡持斧素高繫斷
之才攬轡登車夙起澄清之志暫摠賢業已著能名

割十九牛而刃若發劓繫三千里而風斯在下方江湖之遠深懷魏闕之心而鬼神之疑遂膺宣室之召載疇時望允賴猷親逢不諱之朝屹若正色之地明目張膽何狐狸之足庸抨聚精會神要藜藿之不採豈惟動山嶽之重蓋將書竹帛之光庸見設施進聯宥密某受知惟獲聞命云初廣廈萬間喜庇身之有所尺書千里恨趨慶之無階

處盡言之朝而恭風憲之任張瞻明目於數步之間間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才之美取功立名於萬世之后三省之務悉分於六曹摧姦繫強既厲風霜之操

重九六曹之務皆總於察猷可替否益彈樂石之辭察馬立示伏嗟久闕於群暗朝廷數聞直聲為盛治之世鳳鳴朝陽行聳揚於衆聽

君子得行己志為光享之時

一人耳目之官

當乾坤清夷之時自漢推三獨之雄四海縉紳之望居山嶽動搖之地至唐增六察之峻升榮烏府乃近輔之所儲鑑明而塵垢不止鄙吝皆銷糾正為行府豈衆僚之可擬鼎鑄而魑魅莫逢姦邪自屏

榜中龍虎英名卓冠於諸儒是使朝廷之增重正資彈劾簡上風霜威望肅繩於群辟更推臺

閣之有光 少屈回翔蓋九重總覽方沙汰於江河
宸眷益隆尚 需於綿歷 謂三院峻旌可動搖
於山嶽 臺儀方振更籍 於推彈 金鑄鼎而察
神姦力持正論 親逢不諱之朝 開中正之路作
雨作霖而蘇歲旱行贊大謀 屹若正色之地 立
太平之基 蓋嘗聞議論之崢嶸 付柱後惠文之
事 分六曹而廉察如欲救風俗之頽敗 觀育中
雲夢之奇 聯五院之清華惠文彈治豈為舊物之
還 邦憲總於一臺 入觀天光侍從論思佇俊中
司之權 官儀俊於三院 擢居風憲動無掣肘特凜
乎山嶽之或推 上聖方躬於總覽 顯膺天詔進
不違顏豁若雲務之罔隔 真賢宜付於糾繩進張
霜臺

四六叢珠卷十七 建安業 子實編

宗正寺

總說

宗正周官也宗百官春秋云周受封建宗盟封
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建其

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 周成王時彤伯入
為宗伯掌 王室親屬周禮有內宗外兩漢皆以皇
族為之掌 宗屬平帝更名宗伯 唐龍朔中改司

宗寺光宅初改司屬寺開元拜東漢皆為宗正後漢有師

宗正卿

劉向字宗政蕭望之周堪薦忠直明經有行遷

為宗正給事中此宗正卿也 梁亦置亦謂之

春卿司實屬籍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

遠計

漢楚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後漢劉軫

故事

梁孝王之孫為宗正卒官遂世掌焉 楊旌箴

魏魏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條籍

各有于世以不錯云云伯一臣司宗敢告執主 漢

武帝栢梁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以茲觀東漢記劉

平宗公子以仁孝著聞拜宗正 數薦達名士承宮

郇恁等咸平四年宗正趙安仁駕部郎中知制誥梁

周翰上新修皇家屬籍三十卷送宗正寺 石氏

星經有宗正三星在帝坐之東南左傳哀王欲立公

子荆母為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怒曰

汝為宗司立大夫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 漢劉辟

強劉德皆為之佐 劉般字伯輿忠孝在國竭忠盡

節拜宗正敷納嘉謀 宗室璆有壹善無不薦然性友

第聰敏宗室在省闈者多璆所啓北齊杜齡為諸
為杜之最器貌偉瓌實延太宗朝亦為之

宗正之任建於有周

四六

由晉以來兼用庶姓

堯厚九族先親而後疎司屬

周重百支自近而及遠列卿

諸侯盤石帝業所以靈長籍東閣之餘風

宗子惟城邦基以之峻極紹西園之勝槩

忝司彤伯之任劉德通敏茂爾無聞

幸列虞潭之職王覽精明宛然失步

品秩之清 桂山懿戚 典司屬籍

亞于大帝 蘭坂宗英 堯有令名

司宗置寺介於奉常中秘之間

選高秩清專用壹時儒學之士

郢客卒業於淳立 皇屬

辟疆受制於高帝 宗支

光祿卿

總說 後百官志光祿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官殿

門戶典謁署即更直執戟即宿衛門戶考其

德行而進退之効祀之事掌三獻 唐職官志光祿

寺卿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總大官珍羞良醢掌醢
四署之官屬條其儲備謹其出納國有大祭祀則省
牲饌視濯滌六典郎中令秦官漢武改為光祿勳
獻帝改郎中令魏黃初復光祿勳東晉省并司徒孝
武復置梁除勳字光祿卿為冬卿隋開皇廢光祿入
司農唐改司宰寺工卿光祿光宅元年改司膳寺卿
史記萬石君子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
故事 親入于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一建為郎中令
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上以

是親而禮之 前漢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
殿上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覆水漿耶
武帝光祿勳詩曰總領從官相梁臺 後漢馬防貴
寵最與九鄉絕席拜光祿卿 張湛字子祥拜光祿
勳光武臨朝或有墮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馬帝每
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杜林字伯山為光祿
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州周密謹慎選稱平即有好
學輒見引進任隗字仲和自持作大匠遷光祿勳所
歷皆有稱 陳蕃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
蕃上疏諫云云 續漢書李通為光祿勳時上征

討四方令通居守京師撫百姓治官室 魯宮以待

中遷光祿勳不失次序京師貴重莫能屈

荀爽字慈明為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東觀漢

記孫湛字子雅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京

師號之二雅 魏志常林徙光祿勳晉宣王以林鄉

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拜之

林曰馬公自欲崇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責非吾之

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人踧踖而退 魏高堂

隆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飾觀閣百役繁興

作者萬數隆上疏云云書奏帝覽為謂中書監令曰

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孫湛拜光祿勳清廉果於從

政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 東觀漢記

邵勳字伯春鄉里號之德行恂邵伯春章和時光祿

勳 吳志薛瑩字道言以時政多謬舉措繁可瑩上

便宜陳緩刑簡役以育濟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

王隱晉書鄭褒為光祿勳毋丘儉作亂景帝時為大

將軍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褒疾病會上謂中

領軍王肅惟以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褒自進及

於近道上笑曰固知生必來也與載問以計謀

晉書鄭點字思元轉光祿勳寬中博愛不以聲色矜

於人 宋書王惠宋當直郎中令武帝難其人既而
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晉庾剛集樂謨章云光
祿九卿之首且職典吏署選貢惟允其以前散騎常
侍謨為光祿勳孟宗別傳宗為光祿勳大會宗素少
酒偶有強者飲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飯察者以
聞上乃一嘆曰——至德清純如此 唐柳亨拜光
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卿情素兼宿卿為人
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在簡靜享性好——射獵有饗
酒之名此後頗自最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
事太宗亦以此稱之 揚賜字伯欽博學碩儒論青

赤氣嬖閹戶所致 陳蕃諫三空朝廷倉庫四野皆
空 應瞻字思遠文辭粲然有家風 揚雄著光祿
箴經兆空宮室畫為中外郎廊殿門闔限以禁衛內
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儀士克廷臣司光
祿敢誥執經

四六 策名光祿 漢置光祿典禁衛之職
維職庖厨 唐建鄉寺主祠膳之政

清明溫恭 諸寺之長

乃稱其任 品序既高

矧朝廷祭祀賓客之儀

有酒醴膳羞式法之用

太僕卿

總說

尚書景命曰穆王命伯冑為太僕正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為忠良今予命

汝作大臣正大正於群僕侍侍御之臣僕臣正厥后自正周禮太僕之職掌王之服位出入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百官公卿表云奏官掌輿馬漢官

儀云天子駕出太僕卿御屬車八十一乘梁天監

七年置一十二卿太僕與太府少府為夏卿唐太

僕正卿位居九列龍朔中改司馭郎光宅初改司

僕卿

類表云太僕寺謂之轅署

故事

前漢夏侯嬰高祖為沛公以嬰太僕常奉車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

寺惠帝事高后后崩以天子法駕迎太子與大臣共

立文帝復為太僕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幾馬

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子虛賦一云孫叔奉

繼衛公參乘注云孫叔者太僕公孫賀字孫叔大駕

則一太僕卿御後漢趙岐字臺卿為太僕卿安慰

天下祭彤字次孫拜遼東太守彤有膂力能貫三

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拜太僕後

從頭宗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之也揚雄太僕箴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銛銛鳴鳶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不作令武王殷革車孔夏四腠孔胙僕夫執絳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云閑雖驅雖馳匪逸匪愆廐多肥馬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魏志田淵為太僕居列位布衣蔬食藩尼字正叔侍中為太僕造乘輿箴晉諸公讚郭展為大僕留心於養蓄是以廐馬充足其後吳代得以濟事 蔣壘字伯金教言便益奏議可觀 漢武

帝指梁詩太僕曰牧拭輿馬待驚策 晉孫楚太僕詩朝欽厥庸出尹宗畿田授太僕四牧駢駢駟耳盈箱翠華歲旋勳齊庭實增因之輝唐書張晞為殿中監太僕卿天寶初晞還卿拜掃特賜鈔繒練御錫詩以寵之

四六

惟特司馭之權 事嚴地峻 掌國輿馬之政 尤謹用人

數馬之謹尤著

九列

泛駕之罪奚聞

五駱

五龍舜駕非無掌馭之官

居伯景之司

八駿周立自有僕閑之職 虞灌嬰之任

策名太僕 龍坊 周命太僕 奉尸

委質列卿 天廐 具惟吉士 司馭

習五馭 明六閑

太僕少卿

總說 後漢職令僕少卿第四品上第三清官用堅隱

衍捷職事者掌邦國既牧車輿之政令黃德乘

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 唐正觀中張萬

歲為此官鮮于正裕李思文並勾當群牧及檢校隴

諸牧 太僕職司亞卿班爵 任叅司馭 職次

列鄉 仍預奉車之寵 遂參惟月之崇

大理卿

總說 春秋元命包曰 堯為天子夢馬咏子得臯

陶職為大理卿臯陶作士以正五刑周秋官

并司乃其 也韓詩列傳云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理

謂宗理刑獄也 漢書公卿表云廷尉秦官長刑辟

應劭曰辟者罰者也言以兵獄罪以姦非也

帝昭下釋名廷尉古官也以尉人心也掌賊賊及司

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也猶刺史刺奉

不法也 漢曰之景帝改大理武帝又曰廷尉王莽

改作士後漢歷代并為廷尉梁改秋卿
龍朔中
改詳刑卿先宅初改司刑卿

故事

廷尉 前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行有一人
從渭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捕之屬廷尉釋之
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共也
且方其時使立斬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令一傾而天下用法皆而之輕重人安能措其手足
乎又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文帝欲族之釋之奏
當弃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今盜宗廟重器之族
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什
之為廷尉時周亞夫與王恢咸見什之持議平乃結
為親友張什之決獄天下稱平 杜周為人少言為廷
尉其治大抵倣張湯而善伺候上所欲容有讓周曰
君為天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為決獄決獄
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
主所為是者疏為今當時為是古之法乎 張湯
為廷尉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主意所欲罪于監吏
深刻即上意所欲釋牙監吏平手
倪寬善屬吏事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法律之
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為從吏會

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掾吏莫知所為寬為言
其意掾吏因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
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才乃上寬所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
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
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以寬為讞掾以古法決疑獄
甚重之 于定國字曼倩少學法於父及為廷尉其
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如審慎之心朝廷
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
民自以為不冤 始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
共治之于公謂曰可為大高其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我治獄效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國為丞相于公東
海人也為郡曹決獄稱平 文帝初立南海守吳公治
天下第一故與李廝同邑乃徵吳公為廷尉盛吉為
廷尉一每至容印罪囚當斷夜省坐床其妻執燭吉
執丹筆夫妻相向垂泪 後漢郭躬字仲孫父為郎
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為廷尉躬家掌
法務在寬平及典禮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屬重
文可從輕重者四十一事奏之事者施行著於令躬
奏讞法科效所全生一郭氏自 躬後數世傳法律子

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
中中即將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衆即郭躬之
家也揚雄廷尉箴天降五刑惟夏之續亂茲平人
不回不僻云獄臣司理敢告執謁後漢崔德正箴
邈以臯陶翊唐作士設為行徑九刑允理如石之平
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理臣司律法敢告執獄
大卿新序楚石般為大理有告殺人者奢追之即其
父曰以殺非孝不行君法不忠刎頸死於庭說苑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犯廷理知而什之文責廷理
刑族人於庭韓詩外傳晉公文過廷殺無罪人李

離為理自拘於庭伏劔死家語李羔為衛士師刑人
足俄衛有亂則守門令逃之既罷羔問之吾刑而足
子逃我何也刑者曰曩者論刑一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皆臣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乎其
用法加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而行之其子
羔乎隋楊汪守大理卿視事三日帝將親省囚徒
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誥朝而奏曲盡事情
一無遺帝甚嘉之唐臨為大理卿高宗嘗親錄死囚
前卿所斷者悉號叫稱冤臨入者獨無言帝怪問杖
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尔張文灌為

大理卿太宗嘗問德威曰近來刑剛稍密其密安在
德威曰誠為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
急律云失入咸三等失出咸五等今失出便獲大罪
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高宗謂大理唐臨云一以
疇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於刑法刑急
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 唐臨斷
獄不寬不滯自述其考曰刑如此灰心如鉄石鄭果
善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 蔣沈持法明審號稱
職 李朝隱論免裴景先死
四 踐九卿之聯

六 司三尺之憲

付之決讞知王制之三千

楓宸

授以訓裁向清光之十九

棘寺

窮五德之宜

踐廷尉者三代恩及子孫

明九庫之典

為法吏者七人慶流支庶

若垂一孔之文

臯陶創制萬代常行

便啓二門之律

夏禹定刑百王不易

三典妨姦

臯呂棘寺

理局廷尉

五刑禁暴

于張月卿

士官秋官

秋卿丹筆

士官司刑

象應平星

棘曹清禁

理寺挈令

手持丹筆

司刑

魏嘉

陳郭之明 陳寵屏絕深文 詳刑 漢重于張之

斷 于公厚積陰德 副聖人之惟恤 貫棘署九

卿之列 卿位九棘 極君子之盡心 掌竹刑三尺之書

杜周云掌竹三斧 簡書法律也 張文瓘執法平恕 于定國請讞清明

臯陶典刑臣庶罔干於予正 什之斷獄天下自絕

於寬民 定國為漢廷尉民不自寬 臯陶作舜士

師刑皆有服 游肇主於仁恕 仲孫務在寬手 郭躬 字仲孫

功有掌刑謂大理人命之係 徐有切 什之執法號廷尉

天下之平 張釋之 決定嫌疑人服蘇珍之鑒 北齊蘇珍之 為大理正 心正

丹筆 務從寬恕世推陳寵之賢 魏陳寵 袁嚴柱冠

徒丹筆之詳刑 一成之法多所平反 奉紫宸之

切問 三接之顏益隆眷倚 當順以寬之教

庶加在宥之懷

四六叢珠卷之十七

賀啓卷十七 建安 葉賁子實編

大理少卿

後魏太和署廷尉少卿唐龍朔中為詳刑大 夫光宅初為司刑少卿 唐百官志大理寺

總說

卿少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少卿為之貳六

典卿少卿以五聽察其情一曰氣聽二曰色聽三曰

視聽四曰聲聽五曰詞聽以三虛盡其理一曰明慎以讞疑獄二曰哀矜以雪寃獄三曰公平以鞠廢獄

故事

隋趙綽為大理少卿時有刑部郎中辛亶嘗衣不當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綽不自惜也綽曰陛下寧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將斬之上使人謂綽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帝以惡錢易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曰此人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聞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

不聞臣事上又曰儼天本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

天心何論動本而綽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待御

史柳或上奏切諫乃止

唐戴胃迂戴理少卿時之

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

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不尉覺罪當死無忌誤

帶入罰銅錢三百斤上從之胃駁曰若論其誤則為

情一也而主死頓珠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死

胃為犯顏執法甚多胃所論刑獄皆事無寃濫

隨方指擿言如泉涌徐有功遷司刑少卿所謂親

曰今身為大理人命所係必能順旨詭詞以求苟免

故前後為獄官以諫秦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一有功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括天下衣冠遇遊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於定國 國朝韓瑗父仲良武德初為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職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一秦漢以來約為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秦法苟若狗已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由是定開皇律行之時以為便 唐新語太宗嘗謂侍臣

事不讀律 韓令為武宣節度張嘉正為經略王宗為壽州刺史皆自廷評殊拜故本寺醜光寺錢以為榮陳爵封奏事舉上數倡優仁宗罷之 杜甫有寄崔評事詩

鴻臚寺

總說

周禮大行人掌賓客及諸侯朝覲漢官云秦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

帝改曰大鴻臚胡廣註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聲傳贊道九賓劉熙曰鴻大也臚前曰臚此言以一京一師為心腹以王侯蕃國為四休帝詔曰臚序也欲以

大理陳序賓客秦又有典屬國亦掌蠻夷降者王莽
為典樂 東漢復舊梁改鄉字漢官又云昔唐虞賓
賓於四門此則賓禮之制同也 後魏加大字
唐龍朔中為同文鄉光宅初為司賓卿後周曰賓部
國朝為鴻臚寺掌賓客喪祭及封襲受饗之事

國子監

周禮周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其所以自始
也漢官曰置博士祭酒班固云選有道德之
人習學者以教國子卿大夫之子弟 晉武國子監
北齊為國子寺 隋惟置太學俄為國子監

總說

曰大理之職人命所係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
過大冒者乃以為大理少卿 班景倩是行若登仙
強循不為威嚴遇人盡信不疑

大理評事

總說

天文錄平星立建平並平天下之獄事若令廷
尉象故星贊曰平星執法正於紀綱 宣帝召
令遣廷吏與邵鞠獄任輕祿重其為置正評員四人
其務平之鄭昌上言聖王之法明刑者非以為教衰
亂之起也 一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評獄將自正
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一定遇人知所避就姦吏

無所弄令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德急
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置左右評 漢光
武省右平惟有左平 魏晉隋謂之廷尉評開皇帝
罷之 隋煬置評事四十八人與司直同
武后時號司刑平事

故事

前漢馬宮能高繫遷廷尉平 晉顧榮不濫濟
者甚衆晉何攀上便宜十事 唐新語敬昭道

時沂州一有反者註誤坐四百餘人昭道見執政反
覆詰對至於五六執政無以奪註誤者悉見 宇文
審始創杖制 周武華武濫受者多沈全交詩曰評

唐武德初國子監曰國子學隸太常寺正觀二年復
曰監龍朔二年改國子監曰司成館祭酒曰大司成
司業曰少司成咸亨二年復曰監垂拱元年改國子
監曰成均監 國朝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等學五
政令

故事

國朝至道三年遣翰林畫工二人赴國子監
畫三禮圖於壁待詔一人督其事三年國子

監言畫三禮訖詔文宣王十哲七十貳賢像宜繪飾
大中祥符五年就宣王殿後建閣藏太宗御書及
以皇帝御製祥瑞論勤政論

大司成

總說

禮記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間函
丈注講問所容也 唐常袞授魚朝恩校檢

國子監制大司成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以明詩禮樂
之宗立忠孝友之本使方領矩步敬業樂成繫於化
成者選尤重俎豆之禮嘗亦委膠庠之事能以道德
尊其諸生也

故事

尹思正弱冠以明經擢高第嘗授學於國子
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難匹
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任左史張銳右史尹凱薦為

國子大司成每釋奠辯三教聽者得聞其所未聞

振鐸周庠 調羹商鼎 頭膺宸綍 進長儒宦

建安 葉 賁 子 實 編

賀啓

國子監直講

總說

唐六典唐置取貢舉及第人簡聰明者試書
曰講得千言并口試策所習業等十條通七

然後補充掌佐博士助教之職專以經術教授

國朝置國子監直講以掌教授至道二年刑昺張雍

林鎬孫奭於京朝幕職州縣官薦儒術博士行端良

堪克國子監直講者十人太子洗馬張隸等試經義於學士院而命之皇祐四年詔今後須選舉通明經義德行純至有老成之器年四十以上可與曾子為模範者克之熙寧四年詔直講二員共講一經以三年為任

故事

國朝咸平元年因訪明經義者參知政事李至以國子直講崔熙正為對上曰朕宮中無事頗思講說因詔熙正於後殿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他日對輔臣曰熙正講說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訪經明行脩之人具名以聞 卽至必為國子監直講

者翕然宗師之太學直講凡數人至必講釋皆聖人之意學者傾耳聳服其餘但讀注疏而已上嘉之改大理寺丞 治平二年以三班差使崔公度為和州防禦推官克國子監直講以宰臣韓琦言其守道甚篤文章雄奇遠故也

卷之七

大聖

...

...

...

...



